

太上感應篇圖說

李文田
題



強取強求 義字號第六卷

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伸手携物曰取。千人祈福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得。不然雖百計營謀。何益于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意外奇禍。不旋踵而至也。

白石節修
祖墓豈容
強取

○**醫**吉迎祥富有金資。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宮牆。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久置河邊。備修祖墓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強取強求

義

樂善堂

連夜強造
益見侍強

因賄強石
工詐謀遂
使又周理
不得強病
氣旅邸自
屬奇竟安
得不有風
雷之變

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舉欺人。決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擡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輿前來。禁約帶回。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爲原主。出賣券爲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發學戒飭。忿而控諸府。不得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爲父伸冤。與訟。三年。迎祥罄資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爲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日中

任性執拗
亦足垂戒

明太祖勅
封財神曰
有福之家
生無福

之家意過
他者強求
求你賞他
一場大禍

強取財者
可以悟矣

先哲有云
世間萬物
皆有主非
義一毫君
莫取

強取物者
宜觀此

強求利者
宜觀此

全無本支。卒之身敗。囊空。風雷示警。報應昭昭。不爽。而又周以
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亦足為任性執拗之戒。云
爾。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
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
生遍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為人煨
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日。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乏。公怒曰。
打鐵人安得錢。生日。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
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庫。金甲
神使繫於樑。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強取強求

義

樂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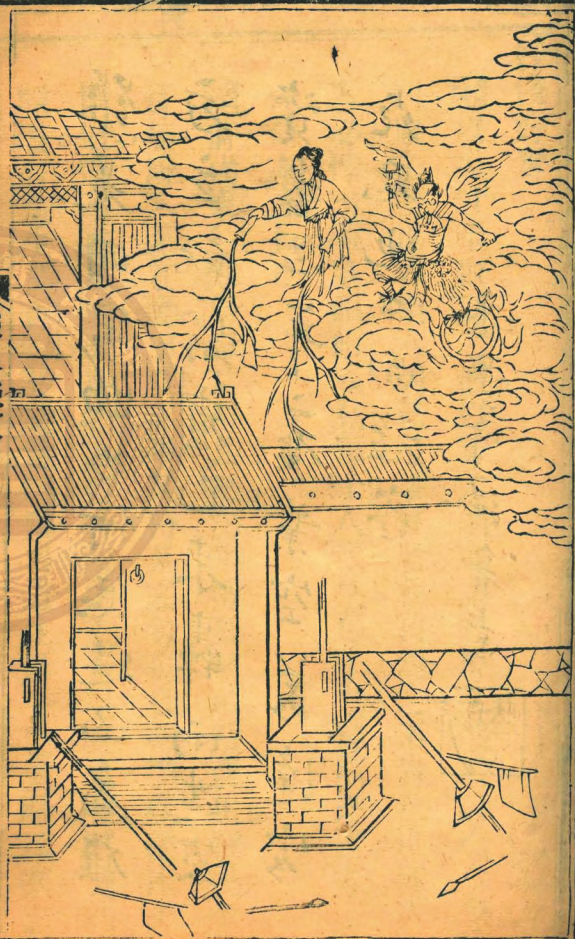
十千。將罪主者。忽於樑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武家店。關帝廟前。有大槐一株。萬厯間。土門劉某。強採以營
室。方斲斧斤。根血湧出。眾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眾賀。酒方
數行。其僕忽見赤面神。乘馬操刀。馳驟屋上。警告賓主。共出
牆外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後亦染疫而死。新鄉縣志
老者某。見一婦墜銀簪於地。俟去。遠就視。止一蚯蚓。在石罅間。
俄有一人過。竟俯而拾之。某高聲曰。此吾墜簪也。其人知為偽。
徑去。某追之不放。其人取銀二分付之曰。老者休纏。可將此買
魚沽酒。某如言歸。令媳煮魚煖酒。忽隣猫至。啣魚去。酒亦覆。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強取強求

養

樂善堂



雖是同宗物如何恁逞凶扁旗
 方立魀霹靂已來轉兩造家
 資盡三年產業空若逢客
 死鬼地下尚疑容

番禺許漢身書



好侵好奪

以詭計暗取謂之侵。以勢力明取謂之奪。又侵者所取少。奪則取之盡也。皆損人利己之事。好者孜孜為之。不肯已也。恃入者必恃出。報應昭昭。或見奪于人。或見奪于鬼神。竊恐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前代東昌知府韓某。恃其兄為宰輔。豪橫不循理法。腹民脂膏。無所不至。其妻弟厲從學。又恃某之勢。每日帶領僕從。出外閑遊。遇事生風。詐騙財物。人皆呼為副太爺。見其來。莫不關門躲避。有監生吳青雲。其父曾為監司。遺住房一宅。宏敞精潔。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好侵好奪

善

樂善堂

有亭臺花木。屬聞而慕之。欲奪為外宅。以住優人妓女。遂率眾至其宅。呼吳出曰。此房價值若干。吾照數給爾。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忝列成均。先人遺產。誰肯輕棄。有錢難買。不賣物爾。倚強侵奪。獨不畏國法乎。厲大怒曰。好語爾。不依。殆欲銀房俱空耶。喝令從人重毆之。打至半死。忿忿乘馬而去。回署假捏賣券。哄其姊夫云。吳某得價不遷。意在白賴。府不度情理。出硃票差役。立押出宅。時吳被打之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而卒。其家方營殯。殯差蜂擁而至。刻不容停。將屍棺及家口。即時驅出。有壯士鄭傑。見而不平。潛約眾少年。于中秋夜探知厲在宅。

重毆捏券
暴橫已極

恃勢是侵
奪根子

人心不服
神龜亦至
天人原是
一理

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優內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于席間擒厲碎砍之並殺其眾僕放火燒宅而遁府聞變方欲緝拿卽見吳魂索命遂得重病其家延羽流禳解魂附府身曰厲某作惡皆因仗爾之勢罪歸于主禳解奚益府亦嘔血暴亡

○**附**孝直漢景帝時爲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聯婚強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賍收之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置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人如所囑後旬日帝太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臣少忝宦途顛

太上感應篇圖說

好侵好奪

善

樂善堂

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尾景帝覽表訖忽不見甚以爲異詔收梁緯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欸事事不虛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尙書郎時人爲之語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

感應篇集註下同

張真元鹽賈也泊丹江畔時洪水暴發漂蕩民居無算一婦抱衣箱求救張操小舟濟之及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此婦入水竟携箱歸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皆溺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好侵好奪

義

樂善堂



防奸須要防親戚莫
 使無端放蕩遊凡事
 若將心腹待倚官到
 處肆誅求

南海劉錫祥敬書



擄掠致富

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搶。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危。強凌弱。眾暴寡。艸竊姦宄。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壘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道得。以義自然。長久受享。若擄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明末盜寇四起。鄉村僻壤。多有土賊。有司無力查拏。任其擄掠。村民趙四。負膂力。習武藝。乘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綽號一條龍者。是也。鼎革後。大赦天下。凡失身為盜者。俱許自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擄掠致富

義

樂善堂

慘酷故他
賊或漏網
此賊終獲
全家俱斬
之報

報得暢快

新趙得以漏網。携其向日擄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肖。專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晚約眾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覓尋其女。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污。遂盡劫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破獲。抄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趙四擄掠致富。天道不容。終不免身首異處云。

償
 礪侯鄧佐槐
 巧報復全家授首足相
 殺人家最可傷誰料天公
 殺人放火逞強梁被虜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擄掠致富

義八

樂善堂



選者隨也

君子既

仕板便

當忠直存

心若求遷

則濟以巧

詐則其心

術不可問

矣况功名

利鍾自有

定數巧詐

何益哉徒

自獲罪於

夫耳

病根在此

禮端

禮後不謹

台自取暴

卒之禍

因而貌相

同遂致旨

允淫妻之

端是呂與

賈其廢時

早引賊入

巧詐求遷

巧者營謀詐者詭譎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始得或求之而不得皆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置之廊廟必不公忠出而臨民安能廉潔況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昔南方有一士姓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蕩所癖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嬙西子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孝感縣偕妻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印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

太上感應篇圖說

巧詐求遷

義

樂善堂

則共寢餘桃斷袖莫能踰也妻見賈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暴卒妻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賈某面貌相同若冒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賈賈允從是晚妻召賈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幸孝感小邑俗朴風醜詞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賈竟忘己為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敘舊好賈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今成

於日乎

不歸禍端

伴斬安得

卒以巧詐

室矣離賈

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嚴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姦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衆僕俱縲頸

西谿龍霓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霓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霓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卽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

太上感應篇圖說

巧詐求遷

義

樂善堂

間凡事似此極多豈獨官職

感應篇集註下同

甯波王生當貢其次爲李某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樸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貴夤緣入奸相嚴嵩門求爲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門前選司聞語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

太上感應篇圖說

巧詐求遷

義

樂善堂



世上優人品最微
 官棄篆欲分肥
 強將命婦諧連理
 西市遭刑頸血飛

濟鄉李士周



賞罰不平

賞罰既不
平人心必
不服集怨
招禍皆由
乎此

衆軍語極
明晰其與
諸葛公吾
心如秤二
語尤屬名
言豈容不
納後帥屢
立殊勳爲
同事隱蔽
天此同事
諸公安知
非從前爲
帥薄賞者
乎

前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不當也此言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事有重輕而一例行罰皆不平也若吾心既平則賞罰自無不平矣

晉有大帥性極苛刻決於行罰憚於行賞將士有過一槩殺之至有功當賞則籌躇再四不得已始予薄資甚至吝而不予將士靡不離心參軍諫曰賞罰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厚薄過有大小則罰有重輕如持衡稱物毫厘不爽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罰不平

義三

樂善堂

方足以服人心昔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議李平廖立廢棄終身而無怨言蓋能平吾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此孔明所以未易及歟今君侯賞不按功是賞不足以爲勸也罰不按過是罰不足以爲懲也甚至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竊恐人懷異志不肯効命疆場其何以懋建功勳乎帥拒而不納一日率兵征苗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蠶叢鳥道兵皆攀藤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驅迫不許稍息及苗亂既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事聞於朝下詔

切責。後帥副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同事皆曰。渠爲帥。領兵。賞罰不平。人人怨恨。今此之役。若令渠奏功。報應安在。共在大將軍前。排擠之。竟不錄其功。亦云報也。

附唐朱泚之亂。車駕出幸。奉天道。有獻瓜者。德宗嘉其意。欲賞以官。陸贄諫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一瓜。輒予官。彼忘軀者。何以賞之。遂不果行。陸贄卒爲名臣。感應篇集註下同

宋景德中。寇犯邊。郡縣數罹其毒。主兵者無敢一挫之。時李居正以小官權稅一鎮。鳩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男婦老幼悉還其家。人皆德之。而無肯爲之請賞者。惟張詠密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罰不平

義三

樂善堂

以奏聞。真宗大悅。立遷居正爲閣門祇候。居正莫知所自。或以詠告。正乃急往見之。不獲達。因禮闈者。傳入榜帖。詠批紙尾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以謹畏。此報國大丈夫也。所謝近私。不得相見。居正德之。誓佩終身。此則賞之當者矣。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真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卽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真如數賞。奴因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烹。已真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奴無縛主之理。所以罹此刑也。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日益衆。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罰不平

義

樂善堂



賞罰權衡稱物施不平
 些箇衆心離寄印秉節
 行兵者諸葛遺徽蓋效
 之

香山魏鑑輝書



逸樂過節

逸者安逸。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節則志氣昏惰。驕奢無度。或促壽。或招殃。必然之理也。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日用百文。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

山右豪民伍其仁。廣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柏為樑。紅粉為壁。文石為階。鑿池於堂。覆以水晶之磚。金魚荇藻。瑩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皆驚懼不甯。又有七寶之

大上感應篇圖說

逸樂過節

義五

樂善堂

以僭擬王侯括盡

歷敘居室飲饌妻妾歌舞之後

養生家云酒後行房五臟反覆胃弱之症是其自取

看他臨危病症皆前

床遊仙之枕。鳳翮之扇。龍髯之拂。周彝商鼎。越異秦珍。靡不充。物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盤玉盞。侍婢皆綺羅錦綉。分列兩旁。以手捧饌。視其所欲。而跪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妾。皆通琴棋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會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窓外。俟伍睡酣。乃歇。醒則復奏。達旦不寐。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為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為常。豈知福過則災生。樂久則苦至。極欲窮奢。造物所忌。伍忽得胃弱之症。雖珍羞畢。

此潘翁所
致雖云造
物所忌畢
竟星自作
自愛

國語謂民
勞則思善
逸則思淫
是不欲人
謂人生於
憂患死於
安樂是不
欲入樂也
況過節乎
過節亦非
必驕奢淫
佚凡志氣
皆憤貪安

器勞以至
衣食日用
不遵常度
皆是
范文正公
嘗言吾每
夜就寢計
一日飲食
奉養之費
與所為之
事若相稱
則能熟寐
持或不然
則終夜不
能安枕世
人能存心
敬畏如此
夕豈有遊
樂時耶

陳不能下咽。每日即床不起。略聞響動。聲即魂驚。汗出。有道士
素請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御。女則下身如火。
疼痛難忍。不數日。腫裂流血。日夜叫號。聲如牛吼而死。

附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纖嗇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
長子任供奉官。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纜絕。本利齊到
之語。蓋謂信一瞋目即還也。於是私募俊僕十數輩。飾以珍異
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
師眾無賴。樗蒲酣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
貲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逸樂過節

善六

樂善堂

悉付其弟。並除供奉官班籍。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
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弄獼猴為戲。供奉竟委質焉。公
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
桂香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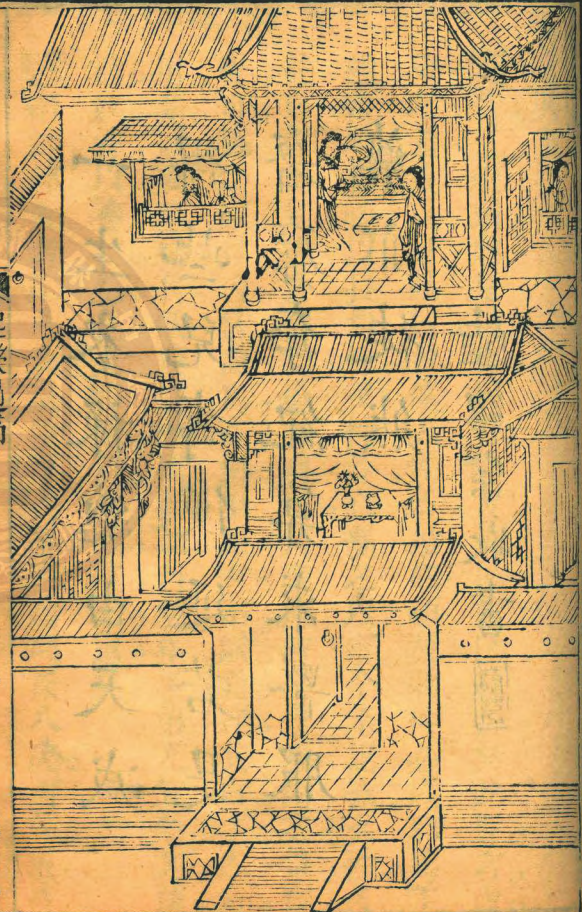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又同日授官。一授
黃州教授。一授鄂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鄂州者聞之。即
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祝曰。我與公年庚同出。
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
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歿。公生於寒微。未
嘗享用。故壽也。官鄂州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逸樂。官至典郡。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逸樂過節

義七

樂善堂



一生衣祿總由天減
 得些兒壽便延若是
 奢靡奪紀算求醫服
 藥亦徒然

陸紹宗敬書



待下之道

撫之以恩

任以可能

之事使以

不怨之勞

有罪不必

太寬小過

不必窮治

言語不要

煩瑣使令

不要迫促

舉動不可

與他看破

箝書不可

亂他逆料

時時體恤

處處防閑

事要方便

必要慈祥

苛虐其下

苛是煩瑣。虐是殘害。居官酷責吏民。前已數言矣。此專言虐家之道。袁氏世範曰。奴僕天性多愚。如頓放物件。必以邪為正。截裁物料。必以長為短。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為是。輕於應對。愈加呵叱。其言愈辨。全是蠢濁之氣。實覺可憐。為家長者。當曲為寬。恕至婦女。不識道理。其責下人。每用非刑。或至絕其飲食。宜委曲勸諭。若幼年子弟。尤宜禁其鞭撻。奴婢以養仁。恕之良。將來自無刻薄之患矣。

縉紳邱姓者。生八女。俱狠戾克暴。稱為邱氏八虎。而第五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苛虐其下

義八

樂善堂

截指斷舌
 狼心毒手
 屢用非刑
 古今罕有
 令人不忍
 卒讀
 虎能喝禁
 鬼聲豈知
 鬼暗中另
 有播弄不
 使爾聞其
 聲耶
 高僧所言
 卽聖賢以

尤為悍妬。年未三十。四嫁其夫。有婢春英。為夫理髮。虎截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每性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摘其肉。或燒紅鐵箸刺其乳。或裝貓於婢女褲中。以鞭打貓。貓不得出。在內抓咬。婢私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怒。不候浴完。赤身持鞭。坐中堂。喝曰。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甚鍾愛。同時患痘。垂危。延高僧懺悔。僧曰。人有貴賤。性命則同。夫人逞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婦。陰魂含怨。報及兒女。試思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

百度人想
道惻惻可
聽

截指斷舌
爛肉諸報
應一齊都
到虎其如
鬼何

一應僕婢
亦入子也
宜當恤其
飢寒節其
勤苦療其
疾病時其

應便情通
如父子勢
應如指臂
善則廣吾
仁心而彼
自竭其情
力矣

每見富貴
之家婢長
不嫁以為
習知家事
便於使令
又有嫁婢
祇索重價
不顧女子
終身竟至
作賊為娼
習造孽不
我戒之

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骸青燐夜照我能忍乎
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為
也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冤孽全消誦經禮佛奚益耶虎不能
從子女俱死虎後染瘡毒遍體鱗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渾身肉
塊腐潰見骨而死

衛氏嫁張郡幕苛虐其下奴婢因笞死者甚多中歲病惑獨
閉室卧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聞室中有瑟瑟聲
窺之已化為蛇衣服髮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凡為
婦人之很毒者亦知有此毒報也乎 感應篇集註下同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苛虐其下

義九

樂善堂

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
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
兒入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數次翁並不
怨其婢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
即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尚書夫奴婢犯罪之
大者孰有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封翁滿腔
仁慈見於行事既死一子不忍復死一婢其受榮封也宜哉

明珠既損豈能圓縱撻婢傷亦枉然畢竟仁人當食報麟兒

再降賴翁賢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苛虐其下

義十

樂善堂



只顧行兇悍那起惡貫盈
 鞭笞人膽喪呼喝鬼魂驚
 腹潰肝腸見肢殘血肉零
 剗髡與春磨弄劫入油鑪

樂善堂題句
 謝應元



男子三十婚。女子二十嫁。婚姻有定期。禮不容假借。固有貧戶。禮從權。或因母乏乳。或慮娶無錢。自幼即抱置身邊。各雖為媳。實同女。三年鞠育一般苦。分屬尊嫜。即是母。少小何曾離左右。無如世有愚婦人。謂媳非我所親生。可憐孤弱伶仃女。橫加殘虐。果何因。食則同飼犬。衣則如懸鶉。並無大過犯。拷掠施嚴刑。若嫌媳幼稚。轉眼即長成。若惱媳頑鈍。善誘宜循循。徒然朝加鞭。夕加鞭。膽戰股栗。跪堂前。身無完膚。殘喘延。父母聞之空淚漣。姑嫂見之誰手援。譬如凡上一塊肉。任爾千剝萬劓。默默無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苛虐其下

義王

樂善堂

一言。試思汝亦為人媳。不聞堂上加呵責。汝亦有女兒。不聞嫁後被鞭笞。豈真夙世冤讐結。今生還報無參差。吁嗟乎此媳原以配汝子。他日生孫奉汝祀。胡為忘卻骨肉親。凌辱不堪竟若此。坐令城鄉生女家。忍心溺殺小女娃。所以陰曹虐媳罪。更比溺女一等加。度劫金鍼

訓女條欵詩

十戒溺女虐媳

女媳母宜憐。人何溺虐然。獄應同受地。生實欲違天。娘忍甘投水。瘴很慣撻鞭。慈幃能永戒。後嗣定多賢。

愚按此句既專言處家之道。則虐媳亦在其中。故附錄之。

恐嚇於他

佛法最平
允

君子見人有憂懼之事。隨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便是莫大功德。若藉端恐嚇之。或致成病。或致喪身。其為罪孽。豈小哉。佛經云。好驚怖人者。來世當變麀鹿。畏避諸獸。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編

永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小客爭薑價。客言過蕙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昏暈倒地。生大懼。扶起救甦。自認不是。欸以酒飯。臨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絹。客曰。為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

大上感應篇圖說

恐嚇於他

義五

樂善堂

留絹與籃
旋卽氣絕
二語足使
人驚倒

為問官者
豈可不細
心

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丐貨薑之籃。俟客登舫。運篙撐屍至其家。脫衫褲衣之急。走叩生門。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為君捶死。免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為証。旋卽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怖。賂以錢百千。舟子搖首不允。直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瘞屍深林。生有逆僕趙年。向因通婢事發。被生痛責。懷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嚴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訥不能辨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被打復甦。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欸未及。細詢竟朦朧結案。秦四得以漏網。明年薑客又至。王合家以為鬼喊而罵之。曰。向者爾偶

實與舟
子一語案
情可定但
此案非趙
年出首王
生必不至
死雖立決
梟示猶使
人追恨逆
僕耳

仆。卽。離。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
哉。我。幾。死。轉。活。蒙。惠。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安。然。歸。家。今。方。賣。
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於。官。索。
捕。舟。子。訊。出。藉。屍。恐。嚇。真。情。追。原。贓。給。生。之。子。秦。四。不。合。借。屍。
嚇。詐。致。死。人。命。按。贓。治。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梟。示。
原。問。官。革。職。

【函】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倡其勢。動其憂恐。一
是圖利修怨。虛張聲勢。使之怕我。冀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
迫脅者不同。夫人有怖畏。尙當曲爲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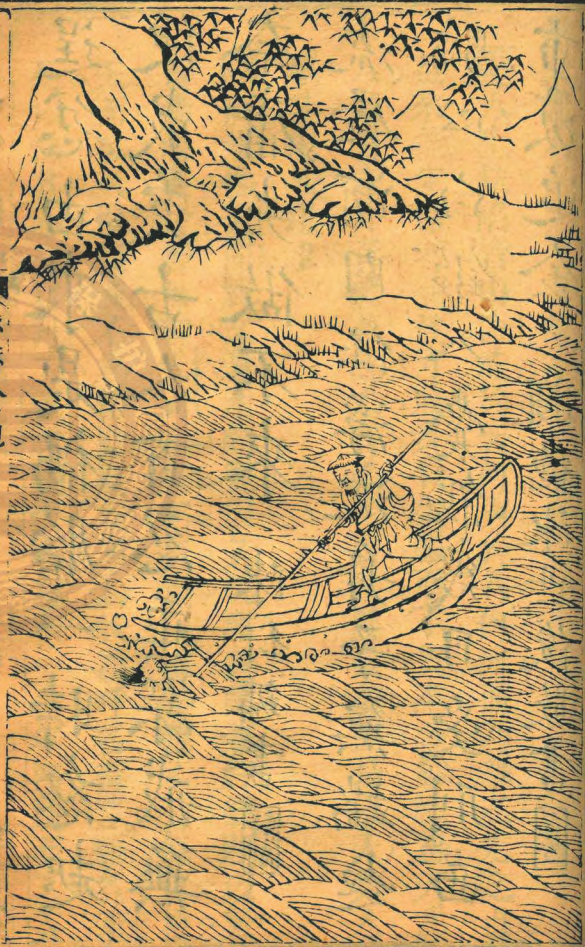
恐嚇於他

義三

樂善堂

致非命。則孽自我作。能無報乎。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
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
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爲其恐嚇使然也。太上業報因緣經
載此二事。以爲人戒。感應篇集註

浙中王大恩。多負人錢。慮其索債。乃先定恐嚇之計。與賣藥者
暗約。曰。我令人買砒霜。乞與假者。賣藥者曰。諾。索債者至。恩隨
令人買砒霜。買至輒服之。索債者驚遁。人莫敢至其門。一日爲
父母所責。亦令人買砒霜嚇之。偶賣藥者他出。竟得真者服之。
腹痛不可忍。父母以爲僞。不之救。遂七竅流血死。覺世篇註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恐嚇於他

義云

樂善堂

逞忿由來是禍胎一時怒起
便成災古人百忍垂深戒無
奈庸夫做不來

陳衍鏞書



流屍河內任浮沉舟子無端起
騙心白鎚入囊能幾日受刑西

市渡追金

順德陳世俊敬書



窮乏之論

困不反躬
自責生出
懊惱心因
懊惱生出

幻妄心忽
隨着少年
到好地不
知正隨人
死地也故
惟君子能
息忿釋怨
其道無他
亦曰反求
諸己而已

怨天尤人

人生缺陷。皆由命造。於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也。從來能安命者。食貧守賤。多有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蓋怨尤者。必不自反。惡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其來加速也。

荆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其沉酣麪葉。兼好嫖賭。以致資囊蕩盡。貧苦無聊。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日指天而罵。又恨親戚不為幫助。朋友不為扶持。呼名毒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巡簷悵嘆。忽有一少年叩門而入。衣

太上感應篇圖說

怨天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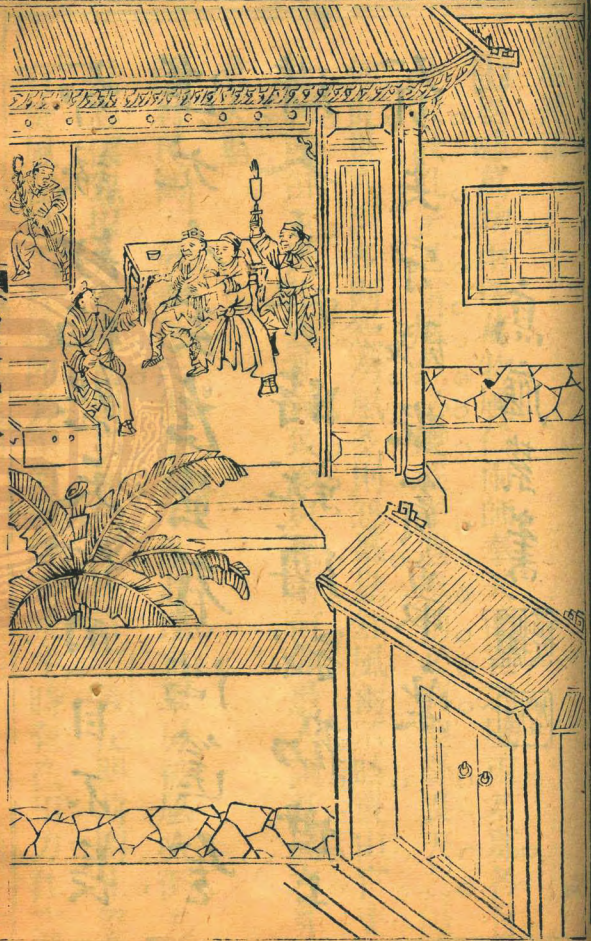
義五

樂善堂

衫齊楚。品貌端莊。謂大同曰。爾欲發跡。當從我遊。怨尤奚益。今有一好境。欲偕爾往。可以立刻富貴。爾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命取筆硯於壁間。畫門噴水。念咒。雙扉忽啟。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左。殿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綉幙。畫檻雕欄。宛然仙境。少年啟篋。盡是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憂貧。何為不取。大同乃儘意取之。少年忽滅燭。不見大同在暗中。覓歸路。不得。正在徬徨。忽聞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縛倒。乃是一巨室。旦送官。不能分辨。死於杖下。竟不知少年是何鬼神。

太上感應篇圖說

怨天尤人



義十六

樂善堂

命該缺陷怨天何用自不長
 進尤人矣為虽有滿篋金
 珠入乎登時就縛我勸世上
 貧夫守賤安貧取樂

高應紫書



訶風罵雨

風噓萬物。雨澤萬物。風伯雨師。奉天而宣之。風雨多寡。各有分數。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遇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誠。如此。世人雨多則怨。澇風多則怨。暴豈知風雨不時。或由官吏苛虐。或由下民作惡。乖氣致沴。與風雨何涉。愚人訶且罵之。罪莫大焉。

一箇訶風

村。民。禹。三。汲。妻。洪。氏。俱。愚。蠢。不。循。道。理。有。草。房。被。風。吹。倒。夫。婦。心。懷。怨。恨。每。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閑。坐。忽。有。旋。風。在。腳。下。旋。遶。即。奔。至。河。邊。躍。入。水。中。時。有。在。田。力。作。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訶風罵雨

義七

樂善堂

世人但解畏雷。遠不畏風。雨不知風。雨顯異。視雷。難施威。更難受也。訶罵者。蓋鑒諸此。

一箇罵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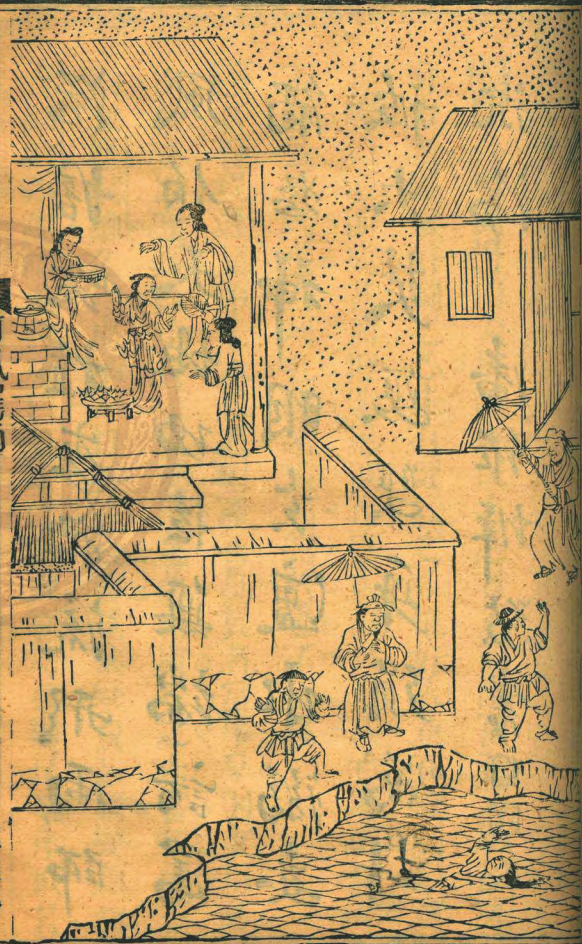
人慌忙拉起。已半僵矣。救甦詢其故。答曰。適見兩白衣人。過我面前。云。河中元寶甚多。曷不往取。我隨去。果見白鏹堆集。喜而取之。不圖其入水也。自是神魂痴迷。或歌或哭。時以不得元寶為恨。後夜間。前兩白衣人。復來敲門約去。三汲竟投水而死。其妻洪氏。往田刈麥。偶值大雨。布衫淋濕。歸至竈前。取火烘焙。且焙且罵。忽有火星。爆落衫上。撲而不滅。燒及皮肉。疼痛難忍。喊鄰人來救。衣如膠粘。牢不可脫。用水澆。潑愈潑。愈熾。不啻添油。須臾焦頭爛額。渾身燒如黑炭。受三日無量之苦。方纔氣絕。此訶風罵雨之報也。可謂夫婦之愚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詞風罵雨

義天

樂善堂



淫培嗔植庶物流形雨師
 風伯天地功臣無端訶罵
 觸怒神明去遭水溺妻
 被火焚妻雙身殞萬劫
 沉淪 潘耀輝 敬書

感厲精直

面看來善

人生至總

不訟一人

就是親朋

爭訟必妥

竭力和解

昔周吉祖

父無一字

入公門使

中正統

辛酉解元

雷李祖先

士世不訟

一官至太

子太師是

天道原不

買入的

由同室操

戈至家皆

貧落皆從

信其言起

嗣卿之罪

大矣尚可

欣欣得意

乎

欲警雷示
是城隍姿
必不比邪

鬪合爭訟

鬪合者兩邊用言挑唆也。民之愚者不能訟。富者不願訟。強有力者雖懷好鬪之心。未有健訟之才。惟奸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甚而捏造風波。代寫虛詞。致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端息則利孔閉。不致利歸於盡不止也。

昔有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則支用多。次者支用遞減。最小者竝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瞿嗣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糜費浩繁。變顏相責。嗣卿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爾兄某年取若

太上感應篇圖說

鬪合爭訟

義五

樂善堂

干某月取若干。俱侵蝕入己。現有簿可按。可使之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找。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以致諸弟皆忿。干戈操同室矣。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通賄賂。甯送官吏。不肯於骨肉之間稍寬一線。越數年。家皆貧落。嗣卿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嗣卿家。眾隨入聚觀。見小兒至堂中。面南而坐。喝令帶犯人來。嗣卿如有人鎖押。跪於階下。城隍諭曰。爾鬪合爭訟。罪惡迷天。本應罰入酆都。永沉阿鼻。但陰間受苦。陽世不知。今藉汝一人。以警萬眾。合帶去受罪。嗣卿伏地哀聲震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罪。可對眾

獨感世其
因罪施刑
尤覺一一
不狹

信陵駭罪
惟均各宜
猛省

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眾刀攢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副卿哀呼。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鋸為兩半。城隍曰。爾離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遍歷確春油。鑄寒水。火林諸獄。畢。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爾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留餘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爾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怨恫。各各減算。尊紀傳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之間。宜敦和好。則訟棍浮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副卿不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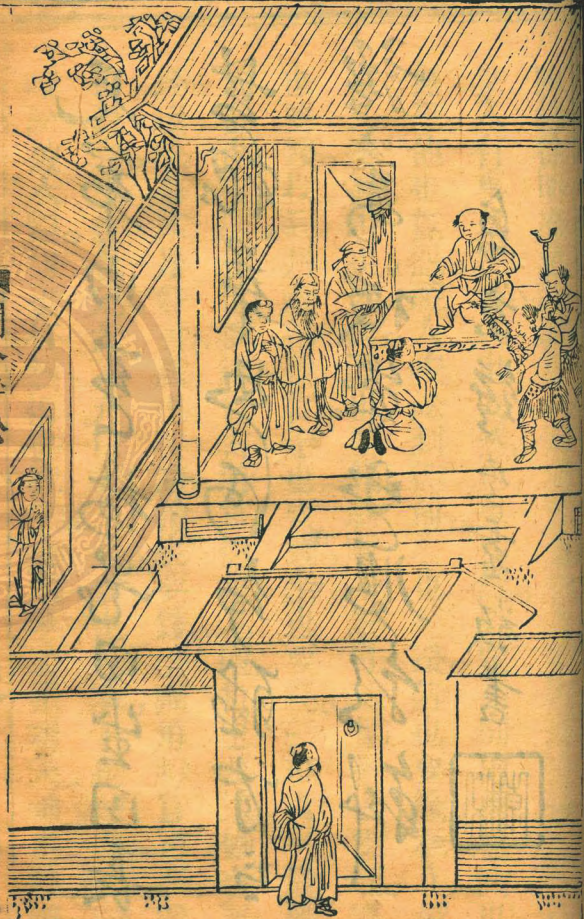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關合爭訟

義字

樂善堂

崔煒於開元寺前。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日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心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治之。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丹桂籍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嘆。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天順疏。立時伏誅。合家斬戮無遺。蘇人大快。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圖合爭訟

善十一

樂善堂

兄弟由來梅是回生同長
 共犯羊如河却醜肯與
 語善被成必應新斜

東京鐘書堂敬書



世人有事莫經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請衆公剖兩情愿。爾也無怨。他也無怨。聽人唆訟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又奉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約隣干證。日三餐。茶也要錢。酒也要錢。投到州縣。細盤旋。走也要錢。坐也要錢。三班六房。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道。官清吏不廉。打也要錢。枷也要錢。唆訟本來是好貪。贏也要錢。輸也要錢。爭強角勝。官司纏田。也賣完。屋也賣完。食不充口。衣不全。妻也可憐。子也可憐。纔知唆訟被人陷。詛也枉然。悔也枉然。唆人爭訟罪彌天。神也憎嫌。

太上感應篇圖說

義三

樂善堂

鬼也憎嫌。善人自有天眷顧。害也徒然。告也徒然。況且人心是一般。你也求安。他也求安。何不人人息訟端。此也休纏。彼也休纏。食水土報恩難。賦也早完。稅也早完。天地親師德無邊。時也念焉。刻也念焉。酒色財氣禍非凡。老也戒焉。少也戒焉。教子讀書與耕田。名也有焉。利也有焉。不犯律條不作奸。爭也無焉。訟也無焉。有事全要自己寬。屈也受焉。辱也受焉。看破勝負總無關。心也平焉。氣也平焉。解事分爭不要錢。福也無邊。壽也無邊。永無是非到官前。官也喜歡。民也喜歡。各安本分樂天年。田也保全。屋也保全。世人依得此篇言。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吾本

爲官愛民賢。願子同然。願民同然。雖是幾句。闕歌談。依得身安。行得身安。有人抄寫。遞相傳。富也綿綿。貴也綿綿。徐太史跋曰。適見元宰必讀書。續刻息訟歌。言近旨遠。所云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也。亟附錄之。以廣其傳。

勸鄉紳勿訟

幾生修到宰官身。百事隨緣莫計真。欲重功名須愛己。敢憑權勢更凌人。訟庭縱可欺衡鑑。幽獨如何對鬼神。自古大臣光史冊。家居原是好鄉紳。

太上感應篇圖說

義三

樂善堂

勸士人勿訟

一領襦衫莫自輕。秀才身分本光榮。但從爾室求無愧。休向公庭訴不平。雀角無端興訟獄。龍門早已誤科名。讀書是學如何事。那有功夫學佔爭。

勸富家勿訟

百萬黃金總是虛。富翁何復較錙銖。貪財最足招尤怨。結訟徒然飽吏胥。若待終凶傾產業。空來晚悔喪形軀。君今欲種兒孫福。步步當留地有餘。

勸貧人勿訟

任爾喊冤訴訟詞。家貧端合受人欺。投呈浪費書呈禮。控案從無結案時。空自奔馳拋歲月。那堪凍餓泣妻兒。不聞賢達垂良訓。到死呼兒學吃虧。

勸兄弟勿訟

兄弟從來得最難。如何手足忍相殘。多因葉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寒。同氣有乖頻構鬪。親心無異總悲酸。而今門內爭端起。但念高堂莫見官。

勸宗族勿訟

族中雖是各分門。上溯高曾共一源。不念祖宗聯水木。頻經州

太上感應篇圖說

義書

樂善堂

縣佔田園。鴟鴞已自傷毛裏。葛藟如何庇本根。學得張公書百忍。也留好樣與兒孫。

勸朋友勿訟

獸禽尙勿傷同類。人獨何心訟友朋。縱爲谷風難釋恨。云胡舊雨不關情。昔年願結芝蘭契。今日翻成雀鼠爭。連袂跪依棠蔭下。那堪回首聽鳴嚶。

勸鄉鄰勿訟

客路飄蓬嘆子身。偶逢桑梓認鄉親。居家豈遂忘同井。構訟偏多控比隣。須念閭閻皆故舊。況多素晉付婚姻。晨昏出人時相

見莫爲閔情起禍因

勸勿與孤寡訟

世間孤寡劇堪憐。誰忍欺凌雀角穿。宇內窮民傷赤子。閨中苦節歎青年。最宜體恤情相讓。縱有嫌疑訟莫牽。若不與伊深計較。寸心陰隲感神天。

勸勿代作詞訟

誤用生花筆一枝。爲他人事費神思。硯前樓閣憑空起。腕底風霜任意吹。日逞殺機心最險。躬遭陰譴罪難辭。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

太上感應篇圖說

義五

樂善堂

勸勿唆人訟

唆人爭訟破人家。總爲貪財一念差。盡日只憑三寸舌。有時翻作兩頭蛇。欲消夙怨將葵喉。暗逞陰謀鬪鼠牙。縱火自焚難自脫。不如開口吐蓮花。

勸與人息訟

須學魯連立意誠。爲人排難解紛爭。雲霧乍起都吹散。月旦公持代品評。苦口若能談至理。嘉言原可動羣情。挽回一世胥無訟。萬姓恬熙樂太平。

夢霞居士浦城善士也。姓孟。名殿榮。勤學好善。見義必爲。年

未三十。高等食餼。現在方輿未艾。子友陸香史徐虛谷諸君。雅知其詳。每向子稱道弗衰。予心竊敬慕之。不識何時得領清誨也。江山毛金蘭謹識

息訟歌。詞訟不可興。家業從此廢。縱贏一萬兵。自損三千騎。訟師搖軟樁。干証索厚幣。那有善公差。亦無白書吏。官斷未可知。危懼如臨履。倘然失足時。辱及難遮蔽。每聞變產人。多爲爭田地。嘗見奪家私。徒然壞兄弟。爲氣結訟詞。成訟更受氣。貪利打官司。幾見訟得利。婚姻相訂仇。空把親戚棄。失賊更遭官。又加一倍費。仗義代人爭。終久到失義。因親強出頭。從此絕交誼。

太上感應篇圖說

義三

樂善堂

士子誤詩書。百工忘技藝。農家撇田疇。商賈拋生意。富貴因訟貧。貧者因訟斃。小事不周旋。大事難逃避。弄假遂成真。終難因始易。勞力且勞心。何趣復何味。一時雖興高。後苦誰來替。我勸世間人。詞訟勿兒戲。若非不共讐。慎勿相牽繫。并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慎勿觀成敗。聽其相鬪氣。雖然粗俗語。須要牢牢記。人鑑下同

唆訟之人最不良。往來暗地使刀鎗。當官硬証傷天理。害衆深謀誇已長。公道難容神鬼恨。幽冥定與子孫殃。曾聞起滅包詞訟。冥間拔舌又剝腸。

劉夢震曰

逐逐也

明者五倫

之一黨欲

何爲不過

借象以凌

寡濟惡以

欺善利盡

則陳夢盡

則散荷或

妄逐未有

不墜坑落

阱者上而

士大夫下

而後生小

子皆富痛

被也

正所謂妄
逐也

朋比爲好
黨同爲惡

小人以勢
相傾故久

則必離

妄逐朋黨

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董昭有云。

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國家之禍。莫烈於分黨。逐者隨也。妄逐

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爲事。以致擾亂國政。

摧折忠良。其貽悞宗社。可勝道哉。一說以朋黨爲正人。如李膺

司馬光等。妄逐如曹節王甫輩之於厨顧蔡京韓侂胄於元祐

熙甯諸君子是也。似與陰賊善良相同。前說近是。

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粗陋無學識。性復陰狠。動肆讒

訕。朝士咸畏之。時劉瑾專權。芳拜爲義父。自稱兒子。瑾喜。出翰

太上感應篇圖說

妄逐朋黨

義三

樂善堂

林侍講。陞吏部侍郎。俄進華蓋殿學士。居閣數年。瑾濁亂海內。

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遇瑾言。必極口贊揚。裁閣章

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又結張綵。劉宇等爲心腹。

每舉一事。芳倡先。則綵。宇助之。或綵。宇倡先。則芳助之。彼此交

通。成爲一黨。吉安大盜趙燧。殘破州縣。芳遷怒江西人。與瑾議

減裁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且言王安石禍宋。吳

澄仕元。宜榜其罪。瑾笑曰。以一盜故。禍連一省。至裁解額足矣。

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止。後芳與綵。權既相等。兩虎同窟。議

論每多不合。遂有隙。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斥令歸籍。猶

燹燒燒骨
情非不除
只因他阿
附權好人
便不憐

瞿九思擇
交詩曰香
是芝蘭室
裡來蓬生
麻內自成
才欲知令
子成何品
看是何人
與往來

王翁州云
傳奕之交
不日飲食
之交不月
勢利之交
不年惟道
義之交可
以常存
與君子處
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
與之俱化
矣蜜小人
處如入鮑
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
真化矣

治大第宏麗無比。趙燧破泌陽火之發害多。得金寶。乃盡掘其
先人塚墓。雜以牛馬骨燒之。求芳不得。取芳衣冠。披庭樹拔劍
碎砍之。使羣盜汗其先代女塚。曰吾為天子報仇耳。其見惡於
盜尚如此。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章。見者期曰大器。康日與燕朋往
來。非尋花問柳。卽樗蒲酣飲。父責之不改。入閨之夕。康夢朱衣
神曰。子今科榜首也。不率嚴訓。今老親終日憂鬱。上帝已黜
子科名矣。尚望中耶。康寤神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桂香鏡
陳石閭言京城有諸生。係舊家子。偕數友觀劇。九如樓召優伶

太上感應篇圖說

妄逐朋黨

義六

樂善堂

勸酒飲方酣。忽一友中惡仆地。旁人方扶掖灌救。突坐起。張目
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冶遊。大累科名。次齧齒握拳。數諸
友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相搏噬。生識其父語聲。伏地戰慄。殆
無人色。諸友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座莫不太息。
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
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嫗婢僮奴。
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濡染。
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慙慙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父愛子心。無所不至。死後有知。尚能責子。讀之令人淚下。

太上感應篇圖說

妄逐朋黨

義元

樂善堂



小人植黨如蠅集羶攬權
 竊柄姤能嫉賢盜亦有道
 疾視眴眴毀其祖墓蕩其
 家園披樹寸磔遺穢千年

順德陳世賢敬書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其諱諱教訓無非望我成立卽使鞭朴頻加終是念我愛我若肆行己意有言不從或辱沉順之陽受陰違此等不孝之罪真爲天地所不容矣

某念及白頭相守妾說到暫屈一時二語誤入不少

不異枝上

從父命而

死不過一

妻妾之言而死鉄極

婦人女子不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毫無主張任其轉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者心無剩義口無剩言爲子者當念親年難再有時追慕音容杳不可得忍於承歡膝下時違其正論乎

明懷宗末年逆闖犯闕朝臣死節者固多而貪生畏死開門迎賊者亦自不少有顯官某其父在江南原籍寄書曰天步艱難正臣子戮力盡忠之會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二勉之某捧書而泣以死自誓及聞煤山之變赴密室自經妻邵氏妾高氏

太上感應篇圖說

用妻妾語二句

義四

樂善堂

奔往救下妻勸曰君年正少前程萬里況有老親在堂何苦自戕其身某曰吾奉父命爲忠臣豈肯虧體辱親不能與卿輩白頭相守矣妾曰不然凡爲忠臣者必期有濟於國今城破君亡大仇未報君默默捐生與國奚補聞南方諸省未爲賊據君係南人若肯暫屈一時圖便偕妾輩回家一則可以奉老親二則可以起復讐之師三則夫妻依然完聚不致中道拋離一舉而諸善備焉君其酌之某素愛妾言無不聽況其所說又妮妮動人遂忘父訓頓發轉念穿青衣小帽至奉天殿待罪闖賊一見便發僞刑部收監追贓三萬鐵繩箍腦銅棍夾膝受刑不過而

驅夾擊至
哭其死苦
藥大壘豈
止流芳還
真迥別乎
此時妻妾
誰誰白頭
相守耶

妻妾爲人
內財苟有
善言正當
從之但婦
人賢明者
少愚暗者
多且其性
多褻慢不
耐事情又
或巧飾短
長語似中

察故爲丈
夫者易於
逆惑或與
其悍戾准
命是從或
借其嬌癡
有言必聽
近則一家
離心遠則
終身受累
敗亡之禍
莫不由此
若夫聽信
妾語薄棄
正妻尤爲
人倫之變
夫上因妻
妾妾有以矣

死妻妾亦不知流落何所夫死於忠與死於賊等死也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千年是以君子當變故之來貴乎自斷妻妾之言決不可信也

桐鄉某生幼聰慧祖母最溺愛稍不遂意輒慢罵祖母及父母初不之較也及長惟婦言是用視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科入闈文甚得意房官烏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若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起視寂無見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書格言贈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見之涕泣追悔未一年嘔血死科名顯報

太上感應篇圖說

用妻妾語二句

善士

樂善堂

沈澤之年二十五卽廢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甯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爲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竟登第

青田居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不認其母終歲置母庖厨下略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熟令母烹雞治飯忽暴風疾雨有山上大石裂墜正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因治飯在厨下竟安然無恙人莫不驚傳謂

天道可畏陳中洲快其事作誅逆巖記感應篇集註

太上感應篇圖說

用妻妾語二句

義聖

繼聖堂



忠臣報國一身苦
 為聽警聲背父去
 犯半子規啼血空
 孤魂忠司免死

南海巨梅藩敬書



得新忘故

天地間新故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新者成故故者會新人貴不忘其初若悅色而棄糟糠之妻既貴而絕寒窓之友得志而疎貧賤之僕刻薄寡情造怨買禍莫甚於此矣

隴西李益門族清華才情發越赴京得進士第託媒鮑媪訪求佳偶婦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計貨財但慕風雅姓霍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比目之願可諧也生跪謝之擇吉合巹伉儷相得關雎和鳴莫

太上感應篇圖說

得新忘故

善三

樂善堂

小玉薄命千古傷之

輕楚可憐

窮在另婚二字夫婦何妨別離還不易婚

能踰也。女一日忽流涕謂生日。妾以弱質。自知非匹。恆慮一旦色衰恩易。白頭抱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縑著盟約。永不相負。命侍兒取筆硯。生引喻山河。誠指日月。句句懇切。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成病。卧床不起。猶令侍婢賣篋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書。生付之不理。後生銓期已

可保前約
耳身婚而
心約真負
心人矣宜
以厲鬼相
報也

及再至京中。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造生之寓。生不
得已。勉強相見。女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
綺羅翰墨。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
我死之後。必爲厲鬼。相報。乃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
倅。偕盧氏。赴任。月夜倚篷窗。敘話。忽見女自岍邊冉冉而來。夫
婦驚駭。如有鬼拉。俱投水死。

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愛。妻亡。上每慰問。後竟數日不
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

太上感應篇圖說

得新志故

善書

樂善堂

我耶。杖而疎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鑒此。感應篇集註

裴章。河東人。父胄。曾鎮荊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

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年弱冠。父爲娶李氏女。

章後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入。蓋已別有所挈矣。李氏自

憾薄命。褐衣髻髻。蔬食奉佛者十餘年。胄移鎮太原。曇照隨焉。

章相見。敘舊。照驚訝久之。謂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竟削盡。

何也。章自以薄妻一事。語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帝命

以罪處君矣。速迎回。或可免。章聞言。半信半疑。不能悔過。迎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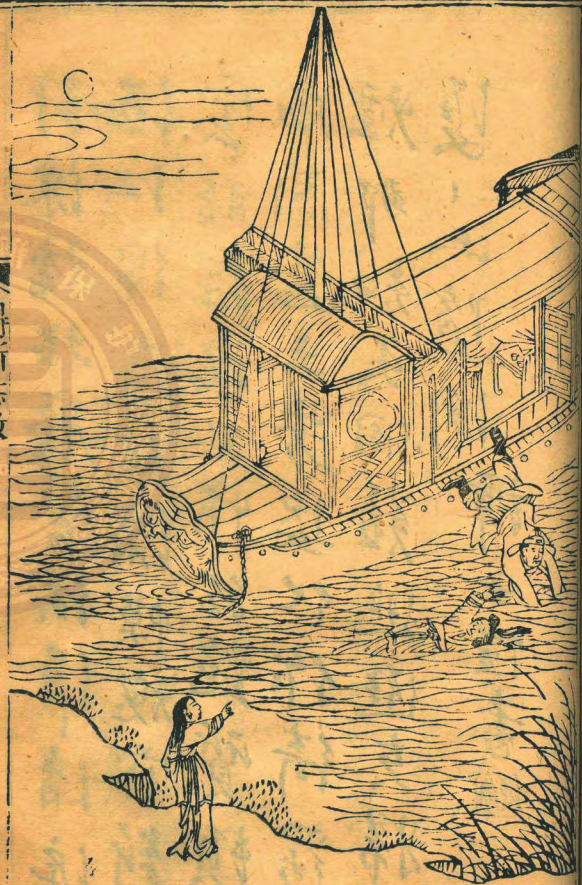
其妻。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得新忘故

善玉

樂善堂



針線慵拈廢管弦
 清淚濕江綿
 塵封繡幙魂空斷
 雲暗粧樓思悄然
 艷質頓成蘭蕙土
 芳姿化作綺羅煙
 那知天網難逃遊
 女婦
 雙一六墮淵

譚士愷書



口是心非

口。心。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皆。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似。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如。鬼。如。蜮。者。是。也。世。衰。道。微。端。在。此。輩。矣。

案。明。僖。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皆。擅。聲。譽。相。結。為。生。死。交。誓。不。相。負。時。魏。閹。弄。權。雖。茶。毒。縉。紳。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為。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焰。如。天。滿。朝。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口是心非

善云

樂善堂

是時如魏
先在座者
多矣但不
應出自生
死交耳宜
其面赤也
然到爭寵
成仇事敗
反噬面亦
不赤矣蓋
於面赤知
羞時早自
省耶

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來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尚未遲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子同姓。適認子為祖。謙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寓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皆蒙寵用。而魏係義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叅許不留餘力。懷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圖詩中。

詩持衡計
如木有不
信於友能
忠於君者
君臣朋友
其義一也

有天命屬元勳之句。帝怒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忠賢勢敗。反戈相向。真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道語。尤為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

附庾道季。因厄不第。病篤。設醮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桂香鏡

劉安世先生。少慕司馬溫公德望。從之學。公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劉敬佩之。厥後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為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口是心非

義書七

樂善堂

卒為名臣。論忠定。

敬修編

附錄陰騭文四言詩。

不可口是心非句

事理所在。曰是曰非。口與心應。何分顯微。倘或不然。巧為變機。外則面諛。中乃腹誹。一言甫出。寸衷已違。戒之慎之。忠信是依。詐虞悉泯。聖賢同歸。丹徒戴楫撰

口之所說。宜與心符。心口如一。誰不我孚。中若叵測。語甚恬愉。此非論篤。實係矯誣。矯誣之術。人雖受愚。內省多疚。其可為乎。承睦堂施重刊陰騭文註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口是心非

義四六

樂善堂



內外汝如一 案為瞬息

更言甘雖如蜜 心刺却

如荆使巧忘前 約趨矣

背蓋監在 冒多此輩不

將立朝紳

張會甲書



貪冒於財。罔其上。

此二句若分講則前後文已屢見矣。宜從合解。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耻。曰冒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胥役之於本官皆是也。語云盜憎主人。蓋既侵蝕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為不忠。在子為不孝。在奴僕胥役為不義。一朝敗露。禍不旋踵矣。

思信明伏四字是精官要語

浙江處州郡守楊公名志道。楚北人。忠言明決。片言折獄。屬

邑縉雲縣。有倉書李宗壁。樊廷璋。樊王朋。夏廷贊等。朋比為奸。徵收則挪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為張。弊端萬狀。牢不可破。縣令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貪冒於財二句

義四九

樂善堂

事在疑似之際未及經旬密提到案如迅雷不及掩耳故底稿出而案情可定是何等神速是何等保全

朱君名潛。陝西靈武人。徹底澄清。無微不察。宗壁等鬼蜮之計。既窮。遂挺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郵申藩司公文內。夾入戶倉書稟揭。隱其名開列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倉儲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為上司見揭。必疑而去。此一官可遂其報復之計也。乃事未經旬。即為郡守楊公訪聞。遣差密提到案。四人戰慄。敲斨不能辨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一供吐。如繪。爰書既定。兩司據詳。兩院將為首之李宗壁。擬流。下皆滿徒結案。此若非郡守神明先事查審。不但朱令以廉吏能員。被不白之冤。安知案情久遠。四奸不輟轉。

漏網乎計公到任期年開書院脩廢墜勸農課桑潔已愛民子與公同城作宦知公最悉且真故特舉其一端以繼龍圖公案之後云

李善南陽李元家僕也元一家盡死於疫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僕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就溼備嘗辛苦續雖孩稚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善乃同續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僕悉治以罪上疏薦諸朝廷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復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貪冒於財二句

義平

樂善堂

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僕尙能如此彼居官食祿者又當何如乎

感應篇集註

崇正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羔諭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助餉金謝無有羔跪泣哀懇再三乃捐一萬兩上少之命再往僅再助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繳後奎被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某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器大小八千件幾夾死後爲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追出金銀十五萬貂緞等物過之附此以爲欺君者戒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貪冒於財二句

義士

樂善堂



奸昏暗上隱名書太守
 廉明燭此誣未及害官
 先自害一身難免問流
 徒

樂善堂主人撰句 蘇學朋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圖**○隱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過。尚當曲為掩護。以俟其自新。況以平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熒惑。不能辨其是非。以致壞人名節。破人身家。傷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圖**○穆必達賦性輕薄。好許人之私。揚人之醜。甚至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彼則欣然得意。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穆以做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真爨下桐。只可供炊煮。伯喈見之。必發大噪。豈能留以至今。拒而不買。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造作惡語二句

義十一

樂善堂

同一破誣
一則果係
無瑕一則
無以自明
可見人貴
宜立惡語
實是為累

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偽作淫褻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以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婿至房。曰。妾以蒲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悞信流言。遂至疑而莫解。妾聞青蠅玷壁。與壁無損。妾如果非壁。任君寸磔。自甘也。婿從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偽造。率僮僕痛毆之。送監枷責。後穆之女。自婿家歸甯。中途值大雨。徬徨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閩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二腔。

小曲備形醜態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遂爲夫家所棄穆誣人女而女亦被誣淫詩一首曾敵十三腔小曲乎天之巧於報復蓋如此

附高平孝廉王某任中牟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偶督學至其人囑王以劣行申報言其欺烝繼母蓋假曖昧誣之督學褫生與杖且繫獄擬罪生創恚病死獄中甫踰月廣文忽遭異疾昏卧中見有人攝己云李生見訟至一公府主者詰責嚴峻廣文初應支飾則遣隸曳下加以拷夾廣文乃服云本某二人所囑單款皆其手授然亦不知其遽死也主者又遣隸縛二人至與李生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造作惡語二句

義三

樂善堂

廣文對狀吐仇陷是實乃寘重典廣文以懇請哀切得從減谿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甦其拷夾則脛骨儼有損痕受杖則臀肉居然赤腫痛苦拘攣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詢向時賄囑之人皆同時猝病死矣廣文還里每爲人言其異踰歲亦不起其同邑王君用體爲子述夫徇人之囑而以莫須有之事陷子弟於獄卽非造謀悖已甚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也地下有知其能舍之而刑加於幽創著於體彼司冥者固借廣文以示誠也嗚呼士大夫得志於時放其一己之私爲之而不恤在下之怨怒欲無冥譴得乎其草菅人命者勿論已懸榻編



錢家有女貌無雙
 惡語相誣吠影危
 一首淫詩傳未通
 滿城都唱十三腔
 梁鳴珩書



毀人稱直

直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以好訐為直也若污人之名快己之意徒形薄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然則毀人者自造口業耳何直之有

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瑜性極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為善不毀曰腐儒齋公則曰姑息養姦沽名弔譽又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令人難受至見人有過或作詩句編歌謠四處播揚而後已嘗謂人曰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阿諛成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稱直

義善五

樂善堂

風天不生子誰為挽頹俗者又自誇文字為天下第一其兄嘗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茅簷草舍祇可藏土缶瓦器若弟之文則五鳳樓耳冠裳之富金玉之奇無不備具豈可與寒郊瘦島共論哉是年鄉試兄登科瑜落第兄笑謂曰茅簷草舍有售主矣弟之五鳳樓曾造就否瑜雖慚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另尋事業務期發跡以滅兄口豈知罪業既深報應自速帷簿不謹中葺貽羞其妻素有外遇將其賣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歡席捲宵遁瑜恐得及臉面不敢報官每日閉門悶坐不見親友之面知者改古語嘲之曰周耶

附會聖語
秦漢後儒
惡習

凡為笑語
人為嘲語
雖皆切實
然君子遇
此狂放之
輩宜加矜
憫亦不樂
反唇作嘲
笑語也只
看他荒落
隨則已自
吃虧不少

文字高天下。賄了夫人。又失金。瑜遂四處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鄰邑。醉後登東墮入廁中而死。乃惡口毀人之報云。

天門諸生聶某。夙振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而辭焉。聶思掩蓋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文君。我耻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一日。聶方在書舍。忽戰惕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卽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扁額以答神佑學。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稱直

義五六

樂善堂

使來郢。歲試題爲我四十不動心。閱聶文頗佳。欲置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狂。自言冥差來拘。竟自刎死。予任天門。赴郢郡。扁額曾親見之。異談可信錄

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獨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媿媿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詆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矣。醒後猶疑夢境渺茫。閱數旬。以舌病死。桂香齋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稱直

義五

樂善堂



刻薄存心曾直名吾鋒
 斗安差能按亂流矣地
 牙先死中齊始差報

不雅

以存美也圖



應觀齊
神明撰斤
佛老之人
非有奇禍
必有奇窮
為父師背
須以鬼神
禍福善惡
報應訓戒
子弟庶免
輕狂惡習
自取罪戾
總田平日
不敬鬼神
不信報應
所致

詩尚温厚
不尚纖麗
况以狂蕩
妄弄筆端
神怒人脚
禍不旋踵
而至故少
年輕薄子
弟不可遽
命作詩水
仙之事足
鑒也

罵神稱正

○**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當時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檢束其身心。罵神者。逞其狂妄。無所顧忌。詎知神道顯靈。譴怒隨加。欲免於禍得乎。

○**圖**青溪有水仙祠。供女像。貌甚端妍。鄉人奉為土神。禱祀無虛日。時逢二月。祠內梨花盛開。有數士人進內遊賞。一士塞唯。見像曰。美哉女也。若係生人。吾當納為小星。以供衾綢。眾皆愕然。相勸士大笑曰。鬼神乃陰陽二氣。有何形質。有何女仙。此乃鄉間愚人。設此為化緣地耳。諸兄讀書明理。奚為信此。乃援筆題

太上感應篇圖說

罵神稱正

義善大

樂善堂

其壁曰。絳紅衫子。素羅裳。宛似人間窈窕娘。若使爭妍桃葉渡。板橋西畔。作名娼。眾皆薄其狂。亦不復再勸。轉瞬槐黃。紛紛赴試。數士同寓文昌閣。一夕夢帝君陞殿。金章玉佩。侍衛森嚴。威儀整肅。案上有狀一紙。眾俯伏不敢仰視。帝君責之曰。科名載於桂錄。一犯色戒。便遭黜落。凡間之女。且不可戲。褻何況於神。青溪女。仙控吾案下。云爾等作詩。嫚罵有之乎。眾皆對曰。此某人事也。帝命檢簿。某名下註本科第二。名鄉魁。帝取筆抹之。批其狀尾曰。某生見色輒起淫心。已黜其科名矣。罵神之罪。自行究治。眾醒述所夢皆同。某猶不懼曰。文昌那裡管此間事。看泥

塑女鬼能奈我何。及入闈。七篇文字燦如錦繡。自覺得意。秉燭
膳真。至三更時分。忽見水仙。立面前。批其頰曰。何物狂生。敢肆
褻瀆。爾科名已除。奎光盡斂。吾何畏焉。命侍女。或持木梃。或持
竹杖。一齊打來。某遂發狂。自將卷扯碎。口出謔語。巡役稟明。監
臨命人擡出。到寓俄頃。卽卒。

康熙年間。福州舉人林逸。王元升。屢赴春闈。不第。心甚憤懣。
一日偶醉。同往文昌宮。指帝君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
爲復在此受饗祀乎。遽上神座。盡力推像。踣跌粉碎。復濫書
詩於壁。踉蹌回家。俱發狂熱。自言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小福。

太上感應篇圖說

罵神稱正

義五九

樂善堂

上帝報汝以一榜。且家貲不簿。已過分矣。何敢猖獗。惡至此極。
立付地府鞠治。家人惶懼。連夕莊嚴。聖像卒俱死。暗室燈

鄞人陳敬。有文名。登萬曆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
歎曰。吾郡幸有此異才。走人報陳曰。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爲
元。遂書邸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友拉至前門。
關帝廟。占甲次高下。陳掣籤。得中下。乃狂言曰。爾土木形。安得
知我中狀元。且以籤筒擲帝君像。毀訕而歸。次日日生疔。內
長白毛一縷。至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感應善過格

狀元卽未必中。進士現在。乃以不信。正神自速其死。惜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罵神稱正

義卒

樂善堂

棠梨花放滿祠香神女
 端然窈窕娘何物狂生
 敢褻語桂宮除籍暗文

光

龍山溫澍松書



南極壽星
真君曰天

道福善而
禍淫神明

賞順而罰
逆人身刻

意為善恭
已順天則

命自我立
不為司命

所制苟或
違天地肆

鬼悔神
明反仁慈

虧忠孝明
則刑網隨

之幽則鬼
神誅之及

將死而言
善求悔亦

不可得悲
哉

明於順逆
之理自尔

割切

可見順逆
之理自在

棄順效逆

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棄順效逆者。言背棄有理之事。而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倡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領。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保全性命。順人道之常乎。
蕭寶寅。齊後主之弟。梁武帝篡齊。寶寅出奔於魏。魏明帝優待之。封為王。使鎮西郵。後梁武帝養子蕭正德失寵。亦忿而奔魏。認寶寅為叔。兩人遂成莫逆。時明帝薨。胡太后淫虐國中。大亂。寶寅欲乘時起事。商之司馬蘇湛。曰：太后柄政。殺戮邊將。吾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順效逆

義全一

樂善堂

不能坐受死亡。今為身計。不復作魏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大哭曰：王窮困歸魏。賴朝廷假羽翼。遂得榮寵。不能報德。豈可乘隙謀反。順逆之間。惟王自圖之。湛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滅族也。寅知其不為己用。叱之出。遂與正德計議。寫表稱臣於梁。求為外援。平分魏地。武帝集羣臣會議。皆曰：梁魏相和。民安境息。豈可聽逆臣之言。自背盟好。帝曰：正德在彼。若不往援。是傷父子之恩也。眾臣奏曰：正德如鷹。飢則依人。飽則遠颺。寶寅勢敗。彼無處存身。不喚自歸。若以兵援之。使之得志。則回朝無日矣。武帝從之。遂不發兵。寶寅叛魏。眾心不服。操戈反向。遂

襄順效逆
是自取禍
試看綱鑑
所載叛逆
臣子無不
身家斬滅

為亂卒所殺。正德懼誅。微服歸梁。羣臣請治罪。武帝泣曰。孺子棄父子之恩。效寶寅作逆。本應加誅。但伊自幼失母。朕親自撫養。今遽申國法。朕心實有不忍。其赦之。乃削其封爵。廢為庶人。月給俸米養贍。

明末闖賊破西安。張國伸首倡僭號。覬作偽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氏江南名族。知史書工詩。國伸以為必見幸。自成素重太僕名。怒曰。汝係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伸出。立命斬之。禮鄧氏而歸之家。快心傳

張賊獻忠開科取士。會試得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

太上感應篇圖說

襄順效逆

義三

樂善堂

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偽臣諂獻忠。咸進表稱賀。獻忠大悅。召大受至。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左右文武復從旁贊美。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偽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獻忠召畫工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以示奇異。又大宴賞賜甲第一區。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偽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嘖蹙曰。這驃養的。啗老子愛他。不過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於是大受及全家盡數斬戮無遺。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順效逆

義空三

樂善堂

饑鳥無依方得林如何

反面便相侵寶寅棄順

甘為逆梁武居然慈父

心

樂善堂主人撰句

區允棠

區允棠
南生堂

魏陳二字
雅關盡教

只此一答
必同狗彘

苦語足使
他人鼻酸
况父子乎

不孝生父
斷無能孝
繼父之理

背親向疎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之人有瞞背父母私厚婦家者有兄弟之間錙銖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至親密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豪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輕重失宜豈迂福之道乎

謝濤屢舉不第遊至京師拜御史謝用民為門下問安視膳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意欲繼為螟蛉問之曰爾嚴慈無恙乎濤揣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慙

太上感應篇圖說

背親向疎

義字四

樂善堂

親友寫立繼券遂為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意甚自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盼濤不歸思想成病易簣之際強起作詩寄之有老病臥床無起色望兒歸日瘞殘骸之句濤得詩毫不介意御史微聞其事心頗啣之而未發也有顯宦張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濤濤見御史桑榆景迫某宦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宦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囑後事亦推故不來御史怒病愈艸疏將其背親負義之處一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爰書看得謝濤性比充臬心同制犬絕裾而不動望雲之念既背生父

於前寄養而並無反哺之情復叛繼父於後天理盡滅人道全無書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宜正典刑於西市勿使偷息於園扉罪宜磔奏上允之

○函朗陵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富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囑縣官笞之縣官責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爲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喟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竟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爲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

感應篇集註下同

申積中乃宣義郎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素之姑素以子

太上感應篇圖說

背親向疎

義五

樂善堂

有癯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遂抱爲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畢爲弟妹選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跣抱哭後同奉事二十餘年父母死既襄葬事復以其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儻居許光庭荐於朝詔褒美官永興路提舉朝廷復與其一子官夫積中不負所養復能無忝所生洵足以風世矣彼背親向疎者可不知所返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昔親向疎

義突

樂善堂

目對雲山病臥床一封
 書去淚子行可憐易貧
 猶相憶送子忘視滯異

鄉

溫良駒書



之懷也皇

天后土覆

戴高深人

即小心敬

畏尚慮積

愆不少何

敢以下賤

鄙懷妄指

作證明明

赫赫豈能

任吾焚瀆

乎徒獲罪

於天無所

禱耳

狠者卑污

之謂所爲

既屬卑污

鞭呼神明

鑿察是以

不敢訴之

官府質之

朋類者反

敢白諸神

明矣豈不

惇乎其獲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鄙懷以心言如與人有約恐疑其内外之不符初終之改易而申以盟誓妄干覆載是也猥事以行言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幽期密約必禱諸尊神求其作鑑是也褻瀆甚矣能逃罪乎

徐州趙生娶巫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遂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姊疑婢僕偷竊以言詰之衆皆呼天搶地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鸞極靈衆備香楮至祠叩禱仙批云說不得再禱又批不可言衆嘩曰我等受屈無伸惟仙

太上感應篇圖說

指天地以證鄙懷二句

義三

樂善堂

能前知故虔誠叩問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乩似怒者運筆如飛批曰羅襪香塔立南唐舊事傳繡幃釵倒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卽刻便得矣衆雖不明南唐舊事之義而繡幃釵掛之句則顯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中尋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呼妹詰之曰釵在爾髻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慙羞變怒曰爾家人偷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汙爾不究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帮抵賴姊無可奈何而罷妹日日哭告天地神明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復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妹與趙俱不見等至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臥地皮肉膠粘氣斷身硬死

業茲重天

曠立至矣
故人莫善
於改過莫
不善於文
過

平旦鐘聲
作陸中丞
公子仲錫

徐太史曰
天壤間乃
有此先生
一紙神疏
斷送了門
生理成狀
元活折了
自己富強
身命不知
設策時是
何肺腸也

其師既知
城隍最靈
復敢穢言
褻酒實由
平日不敬
神明不信
果報所致
序可畏哉

已久矣。分拆不開。遂同棺而葬。葬畢。復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衆。然家人不敢再埋。夜間。遂被羣犬攢食。識者乃明何仙姑羅襪香塔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幸周后之妹故事。以籍嘲云。

附京師都城隍者。天下城隍皆所屬。嚴肅莫敢犯。隆慶五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舉秀才。聰慧絕世。隨師肄業。居京師。假官西山內莊。偶見一粲者。公子心艷之。渴思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最靈。汝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於城隍前。藉神明力。助汝嘉姻。乃潛偕入城。焚章奏畢。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已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指天地以證鄙懷。一旬

義六

樂善堂

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汝乃萬曆甲戌科狀元壽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况穢言黷神。已滅折祿算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立命抽腸。剛之巫言。訖如醉而寤。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金甲神。取鉗鎚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為不善。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臯。有夜拒淫奔事。其父又行善。卽以是科狀元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公子驚覺。急還。自於父母。旋心痛而亡。師病絞腸痧死。逾年。穆宗升遐。改元萬曆。二年甲戌。殿試狀元。果孫繼臯也。國家應數。已先定於冥中。異哉。孫後官侍郎。桂香鏡。

太上感應篇圖說

指天地以證鄙懷二句

義无

樂善堂



天地神明未可干敢將
 穢事位欺瞞寶釵現
 掛銷金帳雷擊雙屍
 被犬餐

謝蘭芬書



施與後悔

施與一事
立功最速
然必樂善
不倦方有
進先即或
財力不逮
亦須常存
此心豈可
後悔乎
三施尤易
犯不可不
察

聞人贖罪
之事概許
弗與是無
異以刃殺
人也

施與善念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念轉成慳吝。前功盡敗。反增惡業。豈不可惜。內典云。施有四等。不得上乘果報。一為欲而施。二為嗔而施。三為痴而施。四為畏怖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惠。即求相報。又曰。宰官枉濫人命。取財物以用。佈施是名假施。不能孝養父母。以豐腆供奉僧道。是名不義施。脩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顛倒施。皆無功德。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與後悔

義字

樂善堂

宋良玉外談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為所愚。有妹丈葛丈洪與友相戲。悞推仆地而死。官斷減死罪一等。擬流待遣。得伍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券至良玉家。泣懇幫助。良玉慨然許之。倏忽自悔。其子日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期子以為至戚。必不見欺。及遣期已及。良玉潛躲。不回。以致又洪死於遣所。其子仇恨入骨。枕戈思報。待隙而發。良玉又遊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做如此。何故不脩。僧答以無施主。良玉曰。子簿有家財。雖不能學祇園太子。用黃金佈地。磚瓦木植。尚可勉力。僧大喜。跪進緣簿。良玉親書喜助銀三百兩已

前是未與
而悔此是
與而後悔

欺人欺佛
自取冥報
可見施與
當諱之於
始

陸續付一半既而又悔至寺中用詐語將銀取回僧再往討則
曰前項適遇要事用盡菩薩如果有靈佑我大發貲財當加倍
相奉也僧曰居士出口是愿諸佛業已證盟吾緣尚可再募居
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探良玉往庄
課租思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爾為父殺舅亦干天理但良
玉未與先悔既欺爾父於前與而後悔又欺諸佛於後已付火
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家火起合家俱焚死無噍類
周惠化好施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丐試驗其事周果
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與後悔

義士

樂善堂

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一
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後安史之亂老人引入洞
中得脫兵難吏秉直築室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
賜豈宜獨享乃盡散之貧者一家數口俱登壽考感應篇集註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廩平糶貧戶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
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施之
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
施捨他年桂子共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起賑濟倉
平糶濟人生二子皆登第此施與不悔而榮及後嗣者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與後悔

義三

樂善堂

祇樹談經結佛緣
 黃金鋪地綉為氈
 傾囊施與心無悔
 福滿三子及大千

周拱辰跋書



假借不還

宋瑋曰世人通財於我本是好意往往因成仇怨吾不知此種人設心為何等也

太微仙君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諱不還百錢為一過貫錢為十過可見負債之過不細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係人有非甚不得已不須借既借宜倍加愛護歸還之至於假借銀錢尤須清楚明白佛家稱未了宿逋死後填償非虛也

江右祝三思出外貿易偶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畱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萬貫本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禪家作機鋒語不甚畱意相別歸家妻

太上感應篇圖說

假借不還

義三

樂善堂

前生負父事偏從兩僧親口點破可見今左券正為負心人痛下及針

妾各懷孕臨產之夕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籌攢眉盤算雖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嫖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貲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疑嫡母不敢言致成氣盡懨懨一息祝撫抱而哭僧保忽變聲曰我非汝子矣哭為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三十萬貫去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為汝子苦掙二十年本利已清當去矣遂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聲曰我前世為黃治中與汝合開典舖汝多支錢三十萬

多立善功
爲善人家
開無上法
門

貫未楚。今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捨我而去。熒熒一老。何以爲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爾欲得長命承家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瞑目。祝果依其言。真心行善。後仍得兩子送老。

附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甯受飢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甚。偶濬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鐫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

太上感應篇圖說

假借不還

義古

樂善堂

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畜類。以償還債者。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感應篇集註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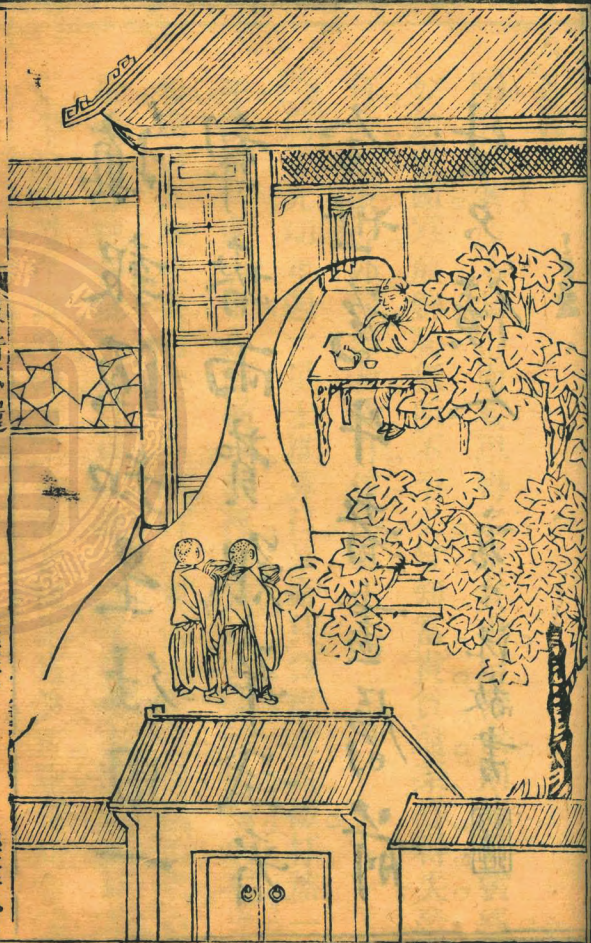
張孝基。爲某富翁壻。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還人。况係假借者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假借不還

義五

樂善堂



填報源知是往因一

犁耨雨費艱辛試看

今世為牛者盡屬前

生只債人

寫了沅敬書



水乙真人
目子有經
六字人當
受持一字
經曰忍二
字經曰方
便三字經
曰依本分
星士大奇

三倍之利
命薄便難
消受

攀柱未生
白鏹早已
安排可見
禍命皆生
前註定分
外不但復
宜求復
何益

分外營求

【註】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是貪也。曰營求則苟且負緣。奴顏狐媚寡廉鮮恥無所不至矣。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醫】厲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過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厲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己。快悒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情愿減價出脫。厲利令智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分外營求

義七

樂善堂

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贖。厲受刑責。繳價方得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灌園。度日忽鋤地得石板。下有六巨寶。皆白鏹。夫婦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軟。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攀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厲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床柱。乃得生子。遂取名攀柱。撚指二十年。夫婦憶神語。偕子往園揭板。白鏹如故。向之戰慄。手軟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治地。遂成富室。夫婦命簿不能消受。

未及期年相繼而歿。攀柱頗孝。一切殯殮。葬祭靡不從豐。星土所謂死後方行美運於此始驗。由是觀之子之財未至其時。父尙不能有何況他人。彼營營逐逐以求分外者。可以憬然悟矣。
附唐王顯與太宗有舊交。既登大寶。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不及顯諭之日。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顯曰。朝貴夕死足矣。房元齡勸帝曰。何不試與之。因授三品。賜金紫。是夕卒。感應篇集註
魏徵爲僕射。假寤閣中有叅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日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日總由天公。徵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書內大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分外營求

義志

樂善堂

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齋去。銓部問其姓名。卽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愕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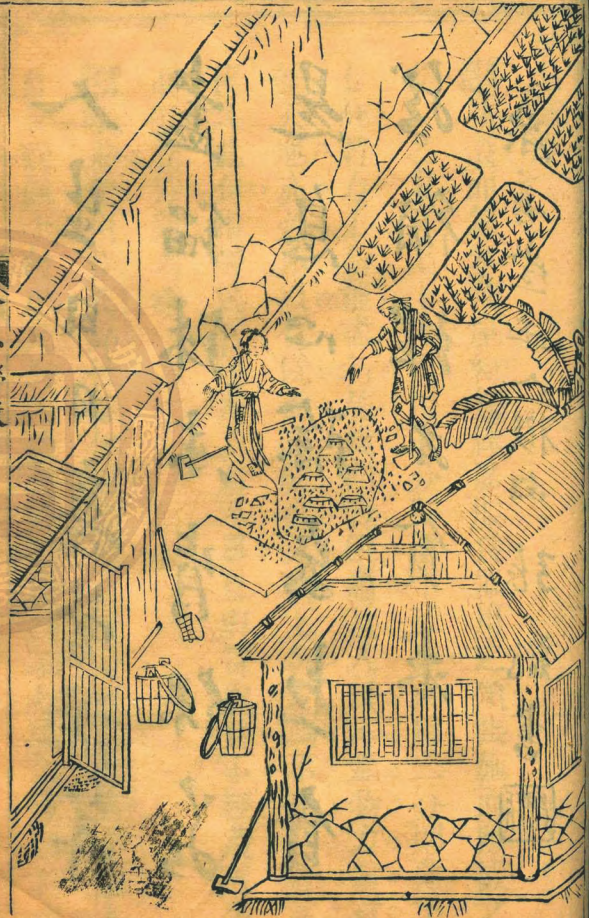
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省餞之。以壻龔正弼爲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爲首。實爲中榜地也。至頭場。正弼不至。徧索之不得。始封門。三場畢。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步。今始得歸耳。及孜省敗。龔竟無成。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分外營求

義夫

樂善堂



人生日日喜營謀
 算盡錙銖未肯保
 息心除妄自
 然循理不貪求

樂善堂主人撰白張鷟書



力上施設

圖施設如錦堂華屋。綺筵綠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分。止用五分。則畱下五分。止用三分。則畱下七分。若力上所能盡行施設。則奢縱過甚。人既不為物力。畱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奢縱也。此與上句皆為不知足者言。舊註此句指勞民言。既與上句不貫。且與苛虐其下。輕蔑天民。重複。故另祭末議。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極侈縱。嘗謂石崇金谷園。尚有不堪入目處。闢園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艸琪花。靡不充牣其中。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力上施設

義三九

樂善堂

兩人因奢。侈爭勝。遂至。恣。孩。恣。妄。殘。忍。極。矣。可。見。後。心。是。忍。心。根。原。君。子。所以。盈。甘。淡泊。而使。門。庭。有。祥。和。之。慶。庶。額。無。夫。所。之。慶。也。

日與諸客遊宴。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瓚。廣有貲財。性亦奢靡。聞昂名。特往訪之。瓚穿集翠裘。裘價值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見者贊羨。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絲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瓚一見自愧。昂為設具。鷄豚魚鮓。盤不滿尺。瓚疑其慢。已明日大設。邀昂烹宰猪羊數十人。扛擡而獻。薄餅長八尺。寬丈餘。裹餡粗如庭柱。以五斗金碗作酒盞。每行酒一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後日報答。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行酒馬。行炙。方丈金盤。盛膾。磴。轆。蒜。羹。唱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酬謝。務極侈靡。以求爭勝。

相傳瓚烹嬰孩以答昂昂遂蒸愛妾以啖瓚雖事屬不經殊未
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爲慘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昂後遭亂賊來
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瓚與賊通謀亦全家論斬
附後漢梁冀與妻孫壽各起大第窮極土木爲園囿十里九坂
山壑若生成以金玉珠寶珍禽竒獸充其中冀與妻張羽蓋遊
之門不通客又作拓林苑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皆綿亘數十
里後以鄧香妻宣奏其惡蹟冀及壽皆自殺子孫宗親棄市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賦稅之
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資治通鑑節錄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力上施設

義八十

樂善堂

長州許五居乘鯉坊故進士許成章庶弟也貌清俊粗知文墨
或勸其讀書輒不應順治二年忽思作官乃盜賣其母膳田數
十畝謀得吳江劄委守備招集家丁二十人衣甲鮮華啟行之
日張樂設宴自謂人世衣錦之榮無有過此者甫出城數十里
而白羅頭賊猝至執而殺之投尸長流時年纔十九其母號泣
幾絕里人嘆曰是竭其力求死者也感應篇集註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也
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人賀出諸袖中海喜曰如此方是
乃受之越數日置酒酬鄒惟餽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力上施設

義六士

樂善堂

蒸人位饌古今無如影
 隨形報不殊弋則全家
 同棄市弋從椽上爨為

酥

岡州鄧汝康書



人生終身

淫慾過度

疾病恒從
初婚時起
年少與高
力旺往往
恣情無度
多成癆怯
甚者夭亡
累婦孺苦
不思百年
姻眷終身
相偶何苦
從一月內
種卻一生
禍根故前
輩每遇子
孫將婚必
諄諄以此

戒之

白生前自
殺伏後絕
嗣之報

放於利而
行多怨

另是一種
奢侈造業

淫慾過度

邪緣外合。敗德喪心。已垂戒於前矣。至夫婦之道。男女之慾。亦當節制。不可過縱。道書云。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三和榮百脉。及慾念一起。則三。三火熾。精氣流散。從命門瀉出。諸病由是而起。真取死之道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得長生。人能淡然寡慾。則元陽壯盛。子嗣蕃衍。而壽亦永矣。又朔望晦臘。二至二分。日以及尊神誕辰。祭祀大典。皆宜切戒。

太上感應篇圖說

淫慾過度

義士

樂善堂

園亭臺榭。曲房幽室。以居姬妾。晝夜淫縱。信方士邪術。以狗腎接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恥而不育。盡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專其利。眾漁戶皆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眾相結為盜。明火持械。打入某家。盡劫其財。遍覓風子。不得。執一小鬟。詢之。鬟引眾至一密所。疊石為山洞。極寬廣。鬟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啟閉。眾掀開。見數丈之下。有華屋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綉幙錦衾。靡不備具。眾由石磴而下。其中煖如初夏。風子與眾姬妾皆裸下體。淫褻眾攢毆之一盜。責之曰。爾父反面事仇。人品卑下。但數載

所書可謂
留盜益下
矣悲哉

淫罪多端
男淫更大
行者汚心
言者亦汚
口矣且養
生家每言
男淫損神
尤倍於女
世人所宜
誓絕况比
頑童者聞
門每多醜
聲最宜防
戒已犯的
及早回頭
未犯的切

記勿犯
士子讀書
作文辛苦
更宜節慾
蓋勞心而
不節慾則
火動火動
則腎水日
耗水耗而
火熾則肺
金受傷傷
變為癆瘵
必至天亡
不可不痛
戒

千里行房
者必死行
房百里者
必病凡遠
行者慎之

立朝頗著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眾而遁。風子昏暈。至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闕廢。猶與姬妾同寢。每當淫念發時。嚙姬妾遍體。俱瘡。慾熾。暴亡。卒至無嗣。

王勸為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為屏。翡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終於焦爛。必期於死。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戀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黼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自古耽荒女

太上感應篇圖說

淫慾過度

義三

樂善堂

色未有不喪身亡家者。王黼之死。可垂戒也。感應篇集註

楊誠齋善諱。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能勉庵聞而歎曰。今人廣置妾媵。漁色縱慾者。即自求押到之輩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如何如。慾悔慈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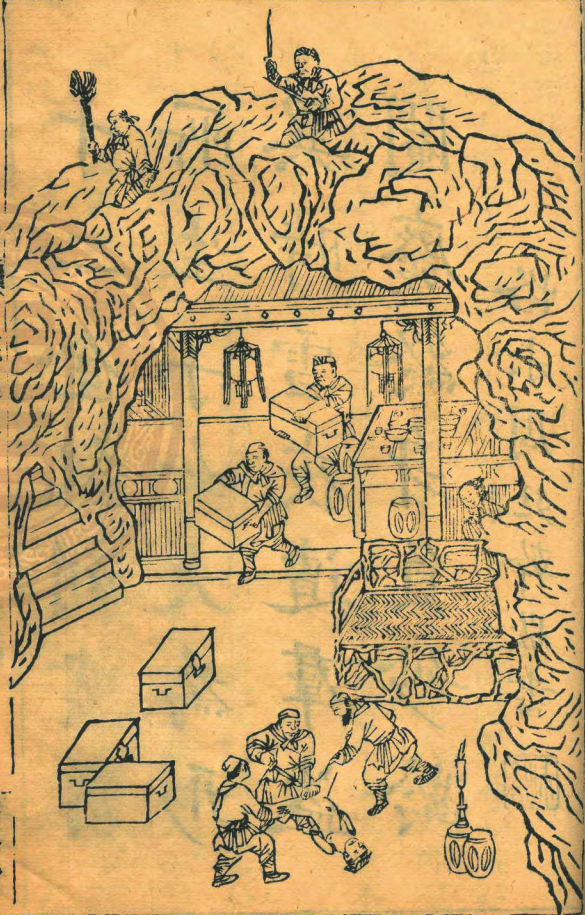
陸天池諫友好色為寓言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為藥劑。帝如所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矣。帝問此何物。對曰。藥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為。良藥乃未久而化為渣矣。可畏哉。可痛哉。遏淫集說

太上感應篇圖說

注慾過度

義函

樂善堂



十二金釵列畫屏
 所生子女犬為形
 異時雪夜遭羣盜
 闔廢終身負妙齡

恪未周廷幹敬書



心毒貌慈

櫻此則更甚於包貯險心者矣蓋彼止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

也

西出孩穉性格事雖非而情尚可惡

凡○人○形○逐○神○遷○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至○若○心○毒○貌○慈○徑○寸○中○無○非○險○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府○之○稱○人○貓○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普○愿○生○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前朝李元吉父為華亭縣尹被叅有心腹吏謀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陞謝榮携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屢候不得見何況縣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且公所最喜現住西河堰二人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心毒貌慈

義五

樂善堂

乃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菓品及諸般玩具俟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不知世事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叩其來意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為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叅治罪矣梁胡跪求照應公曰若非汝等雖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離京密邇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叅捺按不行果陞通州嗣後李尹認梁胡為甥與元吉認為表弟往來契密儼然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拏問波及

笑面拱手
及問盤費
附身密語
此等殷勤
少年鮮不
受其籠絡
俟老僧一
見定知其
詐矣故見
表兄是死
路見老僧
邊活路

此念尤惡

二且情義
被劉數語
道盡

李母出脫
二且即二
且情義之

餘黨梁胡亦牽累黨內連夜私逃往李衙躲避至則李尹推病不面元吉笑面相迎携手曰適聞二弟之事使愚兄憂心如熱但此地耳目衆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匆匆上路不能多帶所携約千金元吉曰二弟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張露又與二且附耳密語方別二且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且以實對老僧曰二子悞矣此李某欲推禍出門留爾盤費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若不速逃則禍至矣二且求救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心毒貌慈

義十六

樂善堂

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且無奈拜老僧爲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且去後呼劉謝二家人曰渠係欽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畱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劉謝同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罪陞官皆伊之力卽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爲元吉喝罵二僕無用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應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且所寄盤費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毒謀不止爾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

只因已經
覆河一語
便覺有水
鬼索命此
鬼從他心
上來蓋心
不可負負
心則心即
是鬼

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且曰。二位想奉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備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即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扼吭而死。但梁胡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是爲險惡負心者示戒。

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爲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炙麪作餅。勻毒其中。置厨間几上。前婦子外歸號飢。婦曰。厨有餅。可自取之。拈餅入手。欲見赤頰人呼曰。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心毒貌慈

義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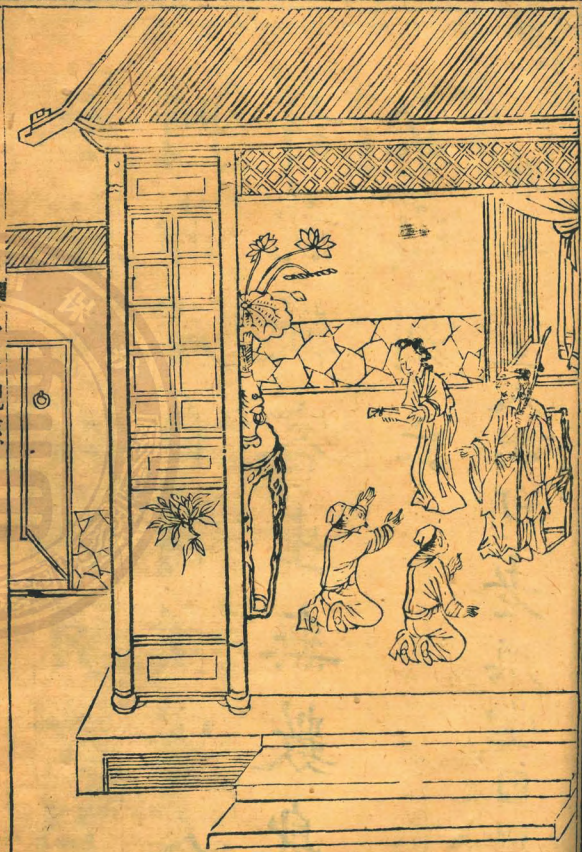
樂善堂

家媪具饌侍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隣家。媪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媪訝無有。索赤頰不見。斯須。隔扉哭聲殷耳。媪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厨間餅死矣。隣人怪詰。知毒由婦。憤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夫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即微人誅。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竟呼吸也。東海生曰。豈惟婦哉。衛鞅咸陽之車。周興食案之羹。毒莫不自及也。是亦餅也。

懸揚編

眼前赤子。半前婦所生。安得赤頰呼之。鞅車與甕。請問

天道。原跋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心毒貌慈

義六六

樂善堂

林甫常居偃月堂閉
 門仰屋自商量害人
 計就歡容出無數身
 家頃刻亡

樂善堂主人撰句 老煥堂 圖

穢食餒人

註穢食不潔物也。餒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犬豕。人既噉之神亦惡之矣。須費固於張祿。楚使間於陳。平皆以惡食啟釁。勿以小而忽之也。

案梁武帝好僧佞佛。每日清齋。與寶誌公參禪悟道。郗后諫曰。陛下為天下主。若與耆德碩儒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裨萬機者。武帝曰。鄉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煎肉。祿

太上感應篇圖說

穢食餒人

義五

樂善堂

后既能為
正論乃用
詭道破僧
戒不能無
過

自是正論

過亦不小

人住遲一
時暴疾鞭
殺下人至
陰間索命
劣悔遲矣
凡僧儻
足見徒然

各色素菜。制成饅頭。次日乘輦至寺。各賜四枚。每僧令二。美貌宮娥執蓋奉茶。眾僧魂銷意亂。食之立盡。后遙見大笑。惟誌公合掌瞑目。置而不食。后復傳旨相勸。誌公說偈曰。道能制魔。魔能亂道。穢食餒人。難免蛇報。稽首謝恩。畢令大眾埋之。越數年。郗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超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梁間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郗氏。因在世不合。以穢食破僧戒。故罰變此形。日居糞窖。受無量苦惱。又曾鞭殺宮女多人。盡在陰間索命。每逢三六九日。受鞭一百。疼痛難忍。望陛下救援。帝曰。吾久命僧儻。豈盡無靈。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能

陛下如肯相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選天下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改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觀邨后諫武帝數語侃侃正論可稱賢后乃因一念之迷卽墮惡道穢食餒人其可忽乎

附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養姑不孝姑目盲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竊藏示兒兒見之驚跳號泣呼聲動天將錄婦惡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身上服飾如故而頭變爲白狗尙能言語夫斥去之乞食而死

感應篇集註

杭州城外于某每以饘粥施貧餓人里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

太上感應篇圖說

穢食餒人

義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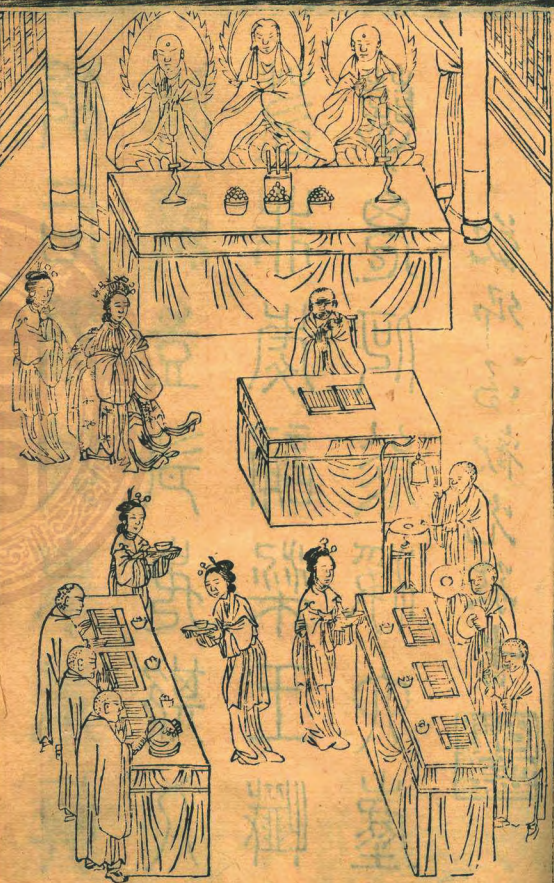
樂善堂

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殃至矣衆皆呵其妄道士曰公等有所不知施粥固屬善舉但于某名爲施粥實皆厨中餘積穢食不堪啖者貧兒枵腹忍咽充飢因而致病傷生者甚多能無天譴乎言訖而去是夕有火毬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于某之屋獨焚四鄰俱無恙

同上

繡瑛饒邑女也年方十二見母虐嫂愛已每食以殘穢者與嫂嘉美者與已瑛每私分甘與嫂一日母見嫂食美欲撻嫂嫂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詈女女跪泣曰女後日適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母悟遂轉慈焉里人咸稱孝智兼全云

勸俗近說



太上感應篇圖說

機食餽人

義九上

樂善堂

殺后齋純事本真
 佛經豈有危歟
 豈非處誦梁王懺
 孽息何能淨中央

觀師寫觀光敬書



